



时光列车

三十年 全国儿童文学 金作典藏

1999

YIJIUJIUJIU



2008

ERLINGLINGBA

主编◎高洪波 / 李东华



YZLI0890121142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时光列车

三十年 全国儿童文学 金作典藏

1999

YIJIUJIUJIU



2008

ERLINGLINGBA

主编 高洪波 / 李东华

YZLI



YZLI0890121142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SHIGUANGLIEC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十年全国儿童文学金作典藏. 1999—2008/薛涛等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 4

(“时光列车”系列)

ISBN 978-7-5007-9118-8

I. 三... II. 薛... III. 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8617 号

SAN SHI NIAN QUANGUO ERTONG WENXUE
JIN ZUO DIAN CANG (1999—2008)
(时光列车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主 编: 高洪波 李东华

责任编辑: 缪 惟 何强伟

封面插图: 百 年

装帧设计: 缪 惟

美术编辑: 缪 惟

责任校对: 赵 茜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总 编 室: 010-64035735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传 真: 010-64012262

印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20×1010 1/16

插页: 4

印张: 17.5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2009 年 4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0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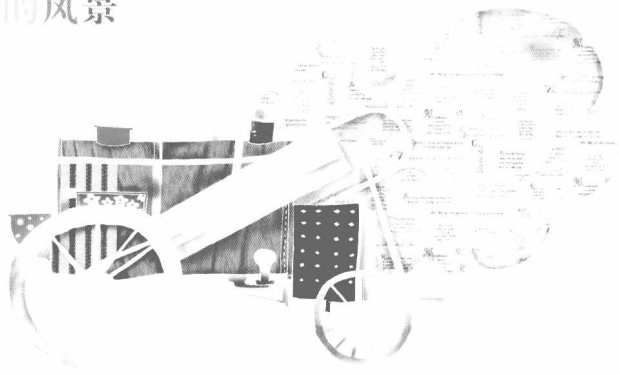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4500 册

ISBN 978-7-5007-9118-8 / I · 1163

定价: 24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时光的列车，移动的风景



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，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中国的儿童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。在几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中国的儿童文学完成了整体艺术嬗变和飞跃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。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，达到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曲折发展中的最高峰。

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，中国儿童文学的这种发展，在儿童文学作家的笔下有着生动的展现。基于做一套既能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成就，又能通过作品内容反映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变化的丛书的目的，我们选编了《时光列车——三十年全国儿童文学金作典藏》。

该选本共三册，十年为一单元，分别收集了1978—1987年，1988—1998年，1999—2008年这三个十年间最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。“1978—1987”第一个十年本，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，儿童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征，内

容情节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。比如《未来的中队长》，探讨了民意表达、民主选举问题，《我要我的雕刻刀》讨论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后的儿童教育问题，饱含了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。本册选集强烈的时代特征，使整个文选呈现出清晰的时代痕迹。“1988—1998”第二个十年本，在内容、语言、叙述风格上都呈现出了多样的特点。比如斑马的《六年级大逃亡》、张玉清的《哦，傻样儿》在语言上就很贴近孩子，老臣的《盲琴》、张之路的《鼓掌员的荣誉》，则给人一种全新的阅读感。受。“1999—2008”第三个十年本，充分展示了随着创作空间的扩大，作家们的创作题材更加丰富、语言的个性化更加鲜明的特点。比如梅子涵的《警察游戏》，将语言的幽默完美地融入于故事情节，王巨成的《男孩的枪》，将小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，毕飞宇的《家事》，则很好地展现了文学的特性——文学是一种特殊运用语言的方式。



中国儿童文学三十年走过的辉煌，远不是这三册书所能展现的。如果这套书能对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做点滴的记录，能让读者从中发现中国儿童文学的些许变化，无论是在创作题材，还是表现手法，或者是发展趋势，我们都会非常欣慰的。三十年的岁月，留给我们的是对社会变化的惊叹，对儿童文学所取得成就的惊喜。时光的列车不会停步，随着新一次的探索，留给我们的是对儿童文学新的期待，映入我们眼帘的将会是更多精彩的风景。



目录

蓝飘带 / 薛涛 / 001

那天,两幢小楼之间那条蓝飘带像刚用特效洗衣粉洗过一样,特别干净;风像刚用什么器皿滤过一样,特别清爽。这还不足以给小武留下最特别的印象。最令小武“深刻”的事件是:在那条蓝飘带下面,有个天使一样的女孩,乘着那天那个时刻那阵轻爽的风,出现在狭窄的过道里了。

男孩的枪 / 王巨成 / 008

千真万确,男孩的玩具是玩给别人看的。前提是别人没有,而他却拥有。在别人艳羡的目光里,他可以变换花样地玩,他可以慢条斯理地玩,他可以装模作样地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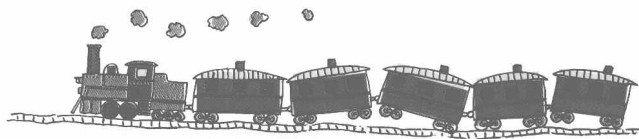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兔子德国草 / 周锐 / 015

在挑选德国名字时,妈妈偶然从电视剧的演职员表上看到“爱尔安”。查了来源,爱尔安原是古代的一个部落首领,但把这名字写成中文,却能寄托父母对孩子的深情祝愿:我们爱你,希望你一生平安。

下雪了,天晴了 / 谢华良 / 031

那个寒假,我本不打算回家去的。尽管我暑假时没回家,来这里的第一个寒假也没回家——整整一年半时间没有回家。爹和娘也托人写信说,不回就不回吧,路途那么远,要白白扔到路上那么多钱;家里条件又不好,怕要影响学习的……





警察游戏 / 梅子涵 / 036

不过，汪小中说自己是警察，并不是因为手帕忘记了带，说“我是警察”，可以吓一吓老师。他没有忘记带手帕，因为他知道，警察也是要用手帕的，要不然，鼻涕流出来了怎么办？中午吃过饭，嘴巴又用什么擦？他属于那种很有教养的警察。

重逢的老照片 / 李东华 / 045

照片上的小女孩，穿着鲜艳的泳衣，微微侧着头，在阳光下幸福地笑着。她的牙齿像她身后的浪花一样洁白，闪烁着光芒。椰子树在摇曳，云朵悠闲地卧在天边……

三年以后 / 彭学军 / 051

这几个字是用指甲盖大小的五彩石拼镶而成的，而这些石子应该是从河里捡来的，只有河里的石子才有时间意义。“三年以后”，充满了悬念，又令人深思和向往。

王闹出走 / 郝月梅 / 070

这网吧多是大中学生，王闹进来就觉得提升了一个档次，感觉上自己也是一个中学生或大学生了。哥哥辈的学生们多在聊天，还取了挺各色的网名，五大三粗满脸青春痘的男生叫自己是格格雪儿什么的，或者赶着叫这类网名的加劲儿套磁儿。

八十里山路 / 张国龙 / 085

村子就在眼前，但九阳却感觉怎么走还是那么遥远。九阳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爬滚打，他跌进过沟壑里，被山路两旁的荆棘刺破了手和脸，还不小心掉进了冬水田里，鞋和裤子已经湿透了，浑身稀泥。

影子行动 / 牧铃 / 101

不要以为做弟弟的一定处于受统治的地位。事实上，我们兄弟大多数时候倒是弟弟说了算。完全由性格决定。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 / 三三 / 117

那只老芦花，我是说那只和我同岁的鸡，给我们笑毛了，咕咕咕地直在原地兜圈子，还不时伸直脖子同其他两只鸡交换着眼神。

水自无言 / 韩青辰 / 132

王园子的“哑巴”是特指的，就是那个老在小学门前放羊的小男孩，黑油黑油的，浑身闪亮着一种光泽。那光泽从他欣喜而好奇的眼神、一蹦三跳的走姿和笑吟吟的面容里无遮无拦地流泻出来。

淘气包马小跳 / 杨红樱 / 161

路曼曼是马小跳的同桌，是班主任秦老师派来监视马小跳的。她有一个小本子，专门用来记录马小跳的不良表现……

沉默 / 刘东 / 177

我无可自制地沉默着，因为这一次是沉默选择了我，而不是我选择了沉默。





· 祖父 / 曹文轩 / 192

· 那双手并不好看，手背黑褐色，像岩石的颜色。手指又短又粗。手掌上的老茧，有硬币那么厚，由于常年搬石头、撮凿子与锤子，他的手指已经不能完全伸直了。

· 家园 / 邓湘子 / 202

· 晚稻已经收割了，田野上留着一堆一堆金黄的稻草，大地在暖暖的阳光下显得空旷而简朴。走进山口，视野立即变得逼窄，两边山坡上一棵棵楠竹凤尾森森，杂在其间的灌木丛，被霜风吹染成一片片或红或黄的颜色，煞是五彩斑斓。

· 滑雪场的雪橇犬 / 黑鹤 / 212

·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转变，就在它已经跑到我的面前，准备向我扑过来的时候，它突然生硬地停住了，死死地盯住我。然后，那种热情与兴奋似乎转瞬之间被暴露在零下五十度的低温中，顷刻间凝固了，然后像碎玻璃一样哗啦啦地落了一地。

· 家事 / 毕飞宇 / 231

· 两个男人夹着一个女人，就在肯德基的门前的阶梯上并排坐着了，一侧是夫妻，一侧是母子，两头还夹着一对兄弟。

· 谁能把春天留住 / 陆梅 / 246

· “我的父母总是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离开家到外面去打工，我真希望能把春天留住，这样我就能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了。”

· 七个寂寞的日子 / 饶雪漫 / 270

· 我和妈妈之间，永远都是那么客客气气的。她从不骂我，但关心也是淡淡的，她连我的家长会也从来不参加，每一次家长会都是外婆去……



蓝飘带

◎ 薛 涛

天使都很喜欢蓝飘带吧？她们会把它披在肩上，然后在天上飞来飞去。有时她们还会把蓝飘带洗了然后晒在两幢楼之间。小武胡乱地猜着。

小武问过同桌老猫，老猫却摸摸小武的脑门。小武不耐烦地推开他的手，说：我没病。老猫诡秘地问：你是不是有“情况”了？天使其实就是女孩子，她们穿着裙子在街上走，可不在天上飞，除非你喜欢上哪一个了，那她不飞起来才怪呢！小武吓了一跳，赶紧捂上老猫的嘴：嘘，小声点儿，这种事得保密。

老猫再问，小武跑开了。小武是又幸福又失落地跑开的。失落的原因当然简单了：每天狭路相逢，每天小武都“毕恭毕敬”地让路，可那女孩子根本没正式看过他一眼呢。

小武永远也忘不了那天。

那天，两幢小楼之间那条蓝飘带像刚用特效洗衣粉洗过一样，特别干净；风像刚用什么器皿滤过一样，特别清爽。这还不足以给小武留下最特别的印象。最令小武“深刻”的事件是：在那条蓝飘带下面，有个天使一样的女孩，乘着那天那个时刻那阵轻爽的风，出现在狭窄的过道



里了。这样，他们在过道里“僵持”住了。过道特别狭窄，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，这人还不能太胖，太胖了也过不去。小武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只是一个成语：狭路相逢勇者胜。于是第二个念头也就闪了出来：必须有一个人退回去给另一个人让路，但这个人不是我，绝不是。这也该叫维护尊严吧？

小武打定了主意，抬头看了看这个来自天外的“对手”，可那女孩根本没有让步的意思，她高傲地仰起头，好像对头顶那条蓝飘带非常感兴趣。小武也承认，假如真把它扯下来披在她身上，那将美丽无比。那条蓝飘带本来就是那个天使的吧？她洗完了就晾在了两幢小楼之间。

小武咳嗽了一下，可那女孩竟干脆拿出进商场挑衣服的架势，对着那条蓝飘带看起来没完了。

女孩大概根本没注意到眼前的小武。这使小武很沮丧。

小武的第二个念头还没巩固一下就跑没了，第三个念头紧接着气喘吁吁地跑来了：好男不跟女斗，让她一次又一次，这叫境界。小武坚决地按照第三个念头办了。为了显出风度，小武利索地转回去，一步一步走出过道。小武借鉴了天安门换岗时的方式，只是走得很轻。

女孩便紧接着一步一步“逼”上来，占领了小武的所有领土。小武笔直地在过道口站好，马上想到商场门口身披绶带的礼仪先生，现在他就差加上那句“小姐，欢迎您再次光临，再见”。女孩果真像顾客上帝一样旁若无人地走开了。

女孩走出几步回过头来，她该说谢谢了。可是她却像读诗一样仍旧望着那条蓝飘带，说：真美啊，真干净……然后拐进小巷，不见了。

小武算尝到了漂亮女孩的高傲，这味道酸酸的涩涩的，让人没办法。

小武灰溜溜走进过道，又看见了头顶这条蓝飘带。“真美啊，真干净。”他找到了与她同样的感觉。这又令小武幸福得不得了。

那天小武上课时总是走神，听着听着就想看看窗外的天空，那是一

块又宽又大的蓝布，但不如那条窄窄的蓝飘带干净，小武痴痴地想。我不喜欢，她也不会喜欢，我们都喜欢那条蓝飘带。一想到“我们”，小武像喝了果汁一样。小武感到不妙，赶紧扭回头盯住黑板，可老师变成一道模糊的影子，在黑板前晃来晃去。小武正认真地盯着这个影子，老猫捅了他一下：喂，老师叫你回答问题呢。小武马上出了一身冷汗。那天小武很尴尬……

一下课老猫就把小武紧紧抓住了。

老猫趴近小武耳朵：说！是不是有“情况”了？可不该向我保密。

小武推了他一下，说：我们对蓝飘带有着相同的感觉……小武一个人跑到操场上去了。细心的人应该能发现，小武对天空产生了兴趣。

老猫在他背后诡秘地笑着。

二

小武第二次与那女孩相逢是在第二天，这令小武很激动。但小武表面很冷静。过道里的空气依旧清爽，头顶上的蓝飘带却不见了。原来有块乌云正在小楼上空卧着，也许是那个天使怕它被雨淋湿，拿回去了。小武像小学生一样幻想着，但这无法使小武彻底开心。

小武站在过道的入口处说：你先过吧，就能过一个人。

女孩当然听见了，但并不看小武一下，边走边望着两幢楼之间的天空，喃喃说着：太美了，一点杂质也没有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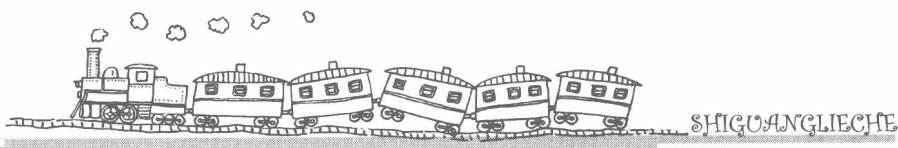
小武莫名其妙，问：你是说那条蓝飘带？

女孩点点头：对，蓝飘带。它真干净。你也看见了？

小武兴奋地回答：看见了，可那是昨天，今天可没有了……

女孩固执地说：它不是挂在那里嘛。

小武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这个女孩在搞什么名堂。这么大的女孩总是喜欢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吧，但小武愿意把对话进行下去。他本来也想



说出一句深奥的话来，可他实在想不出来，只好如实说，那上面挂着一块乌云。

女孩苦笑了一下，说：乌云又能怎样？它什么也挡不住，它的上面还是蓝天，还是蓝飘带，我能看见。你看不见吗？

小武仔细看了看，可他没看见，又不想说谎，女孩子大概不会喜欢说谎的男孩子。他支吾着：我，我不能……

女孩说：你用眼睛当然看不见了，你用“心”看，用“心”能看见很多东西呢，我看见了石板下的小草、水底的卵石、叶子里还有血液在流呢……

女孩还是望着头顶那片窄窄的天空。

小武仔细想着女孩的话，他以前从没想过用“心”看东西。

小武说：你像个哲学家。

后来，女孩要走开了，说：谢谢你给我让路。

小武仍旧想着女孩的话，并想出一些味道来。

三

一到学校小武就把老猫拉到一旁，问老猫：你用“心”看过东西吗？

老猫莫名其妙地摇摇头，说：我用眼睛看东西。

小武说：肤浅肤浅，用“心”能看见许多东西呢，石板下的小草、水底下的石头，这个都是她讲的。

老猫眼睛闪着光芒，说：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哩！你交这样的朋友可真走运！

小武拉着老猫跑到操场，他们躺在草坪上，试探着闭上眼睛，开始用“心”看……

小武说他看见了草坪下的蚯蚓。老猫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他只看见

了草坪。

不久他们分别看见了森林、沙漠，接着看见沙漠里的绿洲，还有骆驼。他们还看见鸟在森林里唱歌，虫子在绿洲里睡觉。

小武说：这真神了！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孩。

小武和老猫不再嫌校园太小，他们经常有所“发现”。

四

小武和那女孩又一次相逢，还是早晨。老猫也跟了去。那天蓝飘带很新鲜很干净。老猫也看见了。老猫说，从前他根本没注意过头顶还有条蓝飘带。

他们把前一天看见的一切讲给女孩。女孩很高兴，说，她看见的比他们还多呢，有一年冬天她还看见白雪下面睡着的种子了，第二年春天，那儿果然就冒出一些很特别的草来……

女孩走进小巷，她走得很慢，不久消失在小巷的晨雾里。

小武和老猫一直没来得及问她在哪儿上学。其实只要沿着那条小巷再往前走就可以看见一座学校，那是这个城市唯一的盲人学校。

小武和老猫想问问她时，就等在那个狭窄的过道里，可是却再也没遇见那个女孩。原来过道那儿立了一块牌子，牌子上写着“禁止通行”。

小武心都要碎了，一抬头又看见了那条蓝飘带。那条蓝飘带还静静地挂在头顶，没有一个天使肯把它摘走。

老猫劝小武：走吧，见不到她了，大街上的天使多的是。

有一天老猫在书上看到一个故事，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小武。

故事发生在一条河里。河在一条小巷尽头某所盲人学校前面流着，接近市郊了。

那天有个女孩拉上一个伙伴想去看河。伙伴沮丧地说，我们看不见的。女孩说，一定能的，会有办法看见的……伙伴就陪她去了。他们没



跟老师请假，偷偷去的。

她们坐在了河边。

她们坐了一会儿，毫无结果。女孩说，别性急，快了……

这时有个小男孩跳进河里，河水开始哗哗作响。小男孩游得很开心，不时咯咯地笑着。

女孩说，快看见了，河是令人高兴的东西，河像一种乐器。伙伴终于有了兴趣，耐心地看着。风掠过水面，变清爽了，轻轻拂过她们的脸。

后来，咯咯的笑声变成了恐惧的大叫：哎呀！我……救命……

女孩站起来，问：出什么事啦？

女孩知道旁边不远处有个人在钓鱼。钓鱼的是个大男孩，他马上就要走开了，他慌张地说，我什么也没看见……

女孩不解地说，你应该看见。

大男孩边走边说，我……我真的没看见什么。这时河面上传来激越的水声。

女孩说，得去帮帮他！伙伴说，对，可是我们……

女孩说，我现在完全能看见了……她摸索着下了河。朝向水声激越的地方，她走进河中。河水很快淹没了她的膝，接着是胸和肩。最后她抓牢了那只冰凉的手。

那个钓鱼的大男孩停住了，吃惊地看着河中的一幕。他的脸抽搐着说，我也看见了……他一个鱼跃扎进河中。

那个男孩最终没有沉到河底，女孩也没有。他们被钓鱼的大男孩拖到了岸上。

女孩的脸被河水洗得很干净，干净得像一张白纸。她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许多人都没听清，她说：我看见河了，它是一条干净的蓝飘带……

五

小武和小猫在过道中站久了，就坐了下来。那条蓝飘带静静地挂在头顶。他们第一次发现它原来是透明的。透过它，他们看见了它上面幽深旷远的天宇。他们就闭上眼睛看着。用“心”才可以看见更多的东西。看着看着，小武说，我看见她来了。老猫接着说，我也看见了。小武说，她一定是来取她的蓝飘带的，它在这儿挂很长时间了，它本来就是她的，这回她可要拿走它了。

他们再睁开眼睛时，那条蓝飘带真的已经没有了。她确实拿走了它。

老猫拽了小武一下，快走吧……

第二天有人把那个过道封死了，那两个小楼从此就连在了一起。

选自《儿童文学》1999年第2期



SHIGUANGLIECHE

男孩的枪

◎王巨成

男孩的枪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枪，而是一件玩具。

我们不妨设想一下，如果让一个男孩独自一个人玩一件他最喜爱的玩具，并且没有任何观众，最好让他所处的地方没有一双眼睛，包括墙壁上的人物画、动物画。因为画上的眼睛，往往使玩具的主人毫不怀疑地认定它们是在看他。

这么一来，要不了一会儿，男孩就对那件玩具兴致索然。

千真万确，男孩的玩具是玩给别人看的。前提是别人没有，而他却拥有。在别人艳羡的目光里，他可以变换花样地玩，他可以慢条斯理地玩，他可以装模作样地玩。他不断把别人的羡慕调动起来，并渐渐推向高潮，使他们的心痒起来、手痒起来。于是有人说：“给我玩一会儿，小小的一会儿，好吗？”是低声下气的语气。说话的人目光牢牢地拴定着玩具。持有玩具的人，做出十二分的不情愿的样子，然后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，最后才装着不舍得的样子把玩具给对方。

其实，玩具的主人心里巴不得大伙儿都来跟他讨玩具玩。给谁玩，玩的时间长短，全在他一个人掌握之中。由此所获得的风光、乐趣，早已超出了玩具的本身。

这篇故事里的男孩正是抱着这种心情，把电子冲锋枪带到了学校。